

德
隅
齋
畫
品
廣
川
跋





品畫齋隅德

撰 薦 李

德隅齋畫品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鎮製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

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務

各埠

印書館

館

(本書校對者潘同會
陳敬衡
鮑嘉祥)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陽山顧氏文房寶顏堂祕
笈天都閣叢書皆收有此
書顧氏在先故據以排印

德隅齋畫品

宋 濟北李 廌 方叔撰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日□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其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性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筆氣韻。閣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閣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千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作。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

竇中出魚鰓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尙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瀾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戶闕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樑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字。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并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度規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爲是乎。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屹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蓁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籠筆其間。櫛比略以青綠點拂。而其稍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真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鷓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刺。木耳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鷓。狸鷹。兔鷓。雉鷓。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鷓子。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鷓。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鷲鳥之擊。必匿之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豔婦。瑠籠。采縷。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惜。隱

所作銅嘴坐朽條上。有得陰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蘚駁。下有藁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欹臥。不見條杖。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爲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恠。蜀人德之。祠於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皦然。挾彈遨游。□□□
□□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真人。有尊行。寓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鎮蜀。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飲。亟損車騎。却鳴騶。往詣之。卽投閣遁去。乖崖公還朝。出劍關。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卽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喜。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卽繫於紵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

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寒暄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也。即黃筌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作雀、竹、魚、蟹、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爲水墨枯林之下，一隄盤跚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彎跼之態，其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隄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常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幕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虬髯，穹鼻黝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一。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帝南面端展而坐。衆真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恠奇倔。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媪嘗醋圖。裹鼻撮一。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虺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鱗。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真所作。缺岸平波。遠山坡地。青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真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真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躑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其自然也。

補陀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鉢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補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樹叢密。佳氣藹然。予嘗與德鱗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略相似。頗恨是中

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文，不思吳衣常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麈筆，如草書顛掣飛動，勢其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慎，無一畝仄，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宋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漾。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勻。未有翻湧瀆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菡萏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鑠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真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爲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臥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閣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宗室光州防禦使令穰。字大年。予雖未之識。然雅聞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自少善作山水。士大夫家往往有之。以爲珍玩。大年與德麟同出太祖皇

帝之後。於德麟爲兄。早器重。以故德麟所收。皆大年平時所得意者。大年用五色作山、水、竹、樹、鳧、鴈之類。有唐朝名畫風調。江都王鞍馬。滕王蛺蝶圖。皆唐宗室之妙畫。可與之方駕並游矣。乃知貴人天質自異。所專習則必度越流俗也。

廣川畫跋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廣川畫跋目錄

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書楊傑募地獄變相

書燕仲穆山水後

書惠禪師松林圖

書以妾換馬圖後

書列子御風圖

書摹本地獄變

書龍袞文馬圖上

卷之二

孫白畫水

九主圖

犬戲圖

書武皇望仙圖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

書龍袞文馬圖上

書駿馬圖上

書嫫魚圖

書列仙圖

書馬嵬圖

攝摩騰取經圖

陸羽點茶圖

孟浩然騎驢圖

書東丹王千角鹿

書李子西兵車圖

書百牛圖後

書秦宮對鏡圖後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書七夕圖

書李子西兵車圖

月宮圖

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鑱樹諫圖

上正會圖跋錄

易元吉猩猩圖

再書猩猩圖

孫知微畫涅槃

書西昇經後

卷之三

書別本西昇經後

化胡經後

穆宗打毬圖

醉僧圖

醉道士圖

送窮圖

書吳懷龍上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書李端懋收唐畫乞巧圖

官本乞巧圖

書程文簡所收鶴圖

牧羊圖

劉唐允拂林圖

常山甫畫像

勘書圖

擊壤圖

沒骨花圖

滕王蛺蝶圖

別本地獄變

織女圖

徐熙牡丹圖

卷之四

舞馬圖

別書韋偃畫圖

杜甫騎驢圖

王仲千收猩猩圖

玄奘取經圖

張季鷹還吳江圖

二祖調心圖

常彥輔祓神畫像

蔡居安展子虔馬

蒲永昇畫水

書李營丘山水圖

閻立本渭橋記

阿房宮圖

賀監歸越圖

雄雞斷尾圖

胡瓌番馬圖

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清夜游西園圖

王摩詰山水

李祥收天馬圖後

伯時縣雷山圖

慎徽秋雨圖

李太白畫像

冤對圖

跋韓幹馬

吳生畫驢

李成畫營丘圖

曹將軍照夜白圖

吳王斫鱸圖

留瓜圖

二十八宿真形圖

李元本花木

書介葛盧圖

伯時馬圖

武宗元天王圖

顏太師畫像

關仝側作太山圖

跋李夫人圖

舉子圖

戴嵩牛圖

邊鸞畫花

秦王進餅圖

傳古龍

竹林七賢圖

陳誠甫雙龍

陳中玉收桃花源圖

吳生護法神

李定方繡佛

王波利獻馬圖

吳道玄地獄變

燕龍圖寫蜀圖

閻士良畫龍圖

卷之六

輞川圖

書韋偃放驢圖

古畫水圖

北天王後題辨

周昉西施圖

時記室所收山水

李成畫後

燕仲穆畫

御畫瑤池馬圖

盧鴻草堂圖二

曹將軍畫馬二

孫知微水

擣衣圖

崔白蟬雀圖

王勤畫圖

郭恕先畫後

周昉畫

御畫翎毛後

書優鉢羅華圖

張戡馬圖

范寬山水

蘭亭圖

覆局圖

書王學士李成畫

范寬山水

龍衮百馬圖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廣川畫跋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秘閣藏封禪圖舊矣。崇寧三年曝書石渠發奩出之。蓋大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者也。龍旂千節。豹尾萬纛。天清地夷。日開月闕。諸福畢應。形勢呈露。羽衛威儀。稽自典禮。此帝王之盛節。雖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參定大典。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想望。追念跂慕於一時也。既而歎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充職麟臺。得以文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然封禪告成。號爲大禮。自昔不見於經。故展采錯事。用於器一作臨時。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鄣上距一作黍。北里文禾。三脊之茅。比行之鰈音楊。鳳凰在庭。麒麟在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駕。苴音租藉音憂之席。掃地而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冊。玉牒銀繩。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然後爲盡登封之制。是果禮之謂邪。今考於圖。則雜取於秦漢之制矣。如藉用藁秸。尊以瓦甒。音舞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祀上帝。侑太祖以從祀。則其禮有類於明堂。柴於東方。徧于羣神。建壇八十一尺。則類於巡狩。分陞四面。土用五色。則類於太社之制。皮弁緝紳。射牛行事。則有類於祀大一之禮。壇場圭幣。寓車象馬。駟駒羝羊。則類於泰山之祠。然後禮書不備。諸儒刺千賜反取六經。以立王制。雜列於事天之儀。凡國之大祭祀之禮。咸取備焉。是求所謂易姓奉度。繼德崇功之禮者也。河圖傳曰。崔靈自皇帝堯

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然自三代用事於岱宗者七君。而漢武帝、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封。而秦始皇帝、漢光武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禪爲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唯貞觀用事於禮。爲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遺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采韋安仁說。然封禪歌時。邁自不類。經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斟酌情文。考合經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然是圖也。其惟秦漢之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未盡合六經。比之唐貞觀間。則亦有據矣。惜哉禮司學官。論議拘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歉於三代者。臣竊恥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圖。晉國公度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時。紹復有期。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徵史氏之失。纂禮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知所以事君矣。至於求封禪之圖。以幸告成岱宗。豈汨於流俗而不知考於禮乎。況唐在貞觀已告岱矣。開元行之。尙誰告邪。舉前王旣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爲過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弊至此。

書武皇望仙圖

秘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簾。撞一作崇牙樹羽。升龍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練。日月冠。篋捲雲履。步搖諸于。垂佩錯囊。雁進蟻行。羅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裝倡者。復有武帝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開軒止御。意色遐想。愴怳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聞知前史。武皇初銳精政理。剗削蠹弊。誅叛討逆。四方大定。其後怠於政事。肆欲遊幸。崔魏公曰。

陛下聽政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鞠。角觝趨捷之技。不離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願賜省覽。自後帝親萬機。倖門壺淵。去如薙草。內臣耆舊相顧曰。劉行深楊欽義敗風奔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孝武宴瑤池曲。廣召容倡。曳雲環仙袂。星冠月帔。鶴駕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舉流霞杯。歸武帝。長生樂。奏霓裳羽衣曲。太和萬壽樂。上若有感者。繼幸兩軍。皆恢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是上惘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升也。故趙歸真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卽此圖是也。夫佞邪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佞媚實中。欲其虛明內照。不蔽於外。不可得已。惟英明睿斷。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競前。不立知見。故物有至者。過而不留。則物自無進矣。然天下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不蔽於惑也。傳曰。佞猶膩也。人主未嘗近膩。而常以遠膩爲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則心惑意移。物隨蔽焉。彼佞衰投人。遇隙乘之。則其受入甘矣。會昌之禍。殆此圖發之。昔之傳此者。將爲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歧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鱗觸一作鱗觸鬪立。羣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而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華陽志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枝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拔道書有五

頭鹿其角且十。皆古者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爲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

阿保機攻勃。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爲王。阿保

機死。述律立。次子纘奔唐。明宗賜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興二年。賜姓李。更其名曰贊華。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後爲王道輔跋

廬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爲楊次公敘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爲畫。陰刑陽囚。衆苦具在。痿一作酸。慘惻使人畏。吳生就其畫。增益成此圖。世或疑之。謂自西方之學入中國久矣。梁大同寺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爲之。自是地獄之說。繁然滋蔓。前世畫工。如陳靜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盡在吳生前。其後張孝思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畫知名。謂鬼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並不可謂畫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並以此顯於唐哉。况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可謂其說始。孝師邪。景公老僧傳云。親見吳生畫時。京師屠酤魚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校其時。孝師迺出吳生後。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爲陳彥郭跋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爲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爲婦計。此雖事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爲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爲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弊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闔。保藏妻妾。至攜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塗路。而幸盜者不搏而取之。亦失計也。又况以

形容寓畫圖。出之道路。招禍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嘗爲一笑。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其爲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熹遭亂。迺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爲慮。不知出此。其愚知相去。豈特尺寸間邪。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知國主妹。受以爲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爲之。蓋据本事說也。

書燕仲穆山水後爲趙無作跋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取不有一于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盡。遠近可尺寸計也。論者爲丘壑成於胸中。旣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旣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爲碍。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人爲己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圖後

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異也。畫者爲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者。知牛爲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別。更爲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嘗求其所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耳。彼爲是觀者。惇物一作抽。擘牧。捲犢。牝。雅出爾。鰭角。耦蹄。仰鼻。垂胡。掉尾。弭耳。豈非百體具於前哉。知牛者不求於此。蓋於動靜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爲此百狀。旣已寓之畫矣。其爲形者。特未盡也。若其岐胡壽匡。豪筋旄毛。土阜輟駕。下澤是驅。畜勇槽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

白角壁蹄青毛金鎖出河走踢曳火衝奔渚次而飲岸傍而鬪。搵尾而奏八闕。敏角而為商歌。飯於魯閭之下。飲於潁陽之上。虎鬪而蛟爭。劍化而樹變。獻豆進芻。陰虹厲一作屬頸。果有窮盡哉。要知畫者之見。殆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真牛者矣。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藏松林圖。江南舊工也。或為詩繫之。他日屬余書以敘得之原流。或詆曰。玩物累心。不能忘愛於此。亦蔽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之惑。重其累乎。昔玄覽師得心外法。忘己忘物。不留怨欲。張璪嘗畫其庭。作古松以為觀美。符載聞而贊之。術一作術象以詩繫其後。世謂之三絕。翌日玄覽見而慢之曰。無事疥吾壁也。是意好者豈當留於胸中邪。况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之曰。苟內誠解矣。雖物有衆至。呈象露形。不能為累。彼養於中者。湛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留礙。一作礙焉。豈復以人之疥者為己之疥哉。子試觀之。謂不能忘壁之疥。而謂能忘物之累者。果知其不為心疥乎。

書駁馬圖上

劉原父使虜中。會有獸馬形出道間。食虎豹。虜人不知。原父曰。此異獸也。以形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尾。今畫者異之。不知果何据哉。大鵠食蝟。蝟食鵠。鵠食駁。駁食虎。自駁至鵠。世不嘗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失形似哉。晉平公乘駁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公乘駁馬。虎堅恐作而伏。然則駁亦馬乎。其為異狀者過也。山海經。駁馬身一角。虎爪。郭璞謂誤。

書秦宮對鏡圖

秦有儻谿方鏡。號照骨寶。其在咸陽宮。則縣以照膽。察防奸淫。謂六國美人。方充滿八十里宮中。彼對鏡者。豈非玩於神鏡。自相蚩侮。將宮人衆盛。粉白黛黑者。以妝爲嬉。嬉戲狎。而競於餘照者哉。畫者不盡於彼。而得其意。可以倣像取也。視圖盤空架橫。大若栴籬。副以五色。其上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縷銀帶。卻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駢雜參錯。十行爲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相。以形求者。鏡盡而形不能盡也。初爲楚妝者。人蓋二十有八。揜秦袖。捧吳頰者半之。牽齊衫。著越釧。帖鬢點眉者。纔又半也。而形影鏡中。與鏡相出。爲相千萬。觀者眩惑。迷落圖中。至不能計者。循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也。放示羣相。攝制衆景。殆所謂疑於神者乎。故有笑殘黃之不正。訝夜粧之猶調。宿鬢尙橫。淺粉已薄。無復唇朱。纔餘眉萼。鬢上星稀。黃中月落。畫此圖中。可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熒熒。詞不爲過也。

書以妾換馬圖後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寢與偃。偃亦無有定處也。猶用者各有適。世不知此。反以移是爲貴者。可勝道邪。此圖有以妾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不復顧娥眉靡曼之爲麗。各以其時遺也。豈以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移是貴哉。昔見簡文詩。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驪。又劉子威詩。龍驄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鸞膠妾猶有。請爲急弦彈。又見庾肩吾詩。似鹿將含咲。千金會不俱。

或謂怨妾換馬非真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魏人曹彰嘗道逢驄馬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譏其愛好異尚。此圖豈得於是而爲之也哉。故知有其實也。

書姬魚圖

成都府官給姬魚圖。陳于宴廳。有疑其名者。或謂爾雅諸書無姬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從而質之於書。郝隆有言。姬隅躍清池。蓋西南蠻號魚爲姬隅。方言不習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圖爲大小魚數十形。此固不一種。理不可以一魚名之。况古無姬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謂然。屬余爲書以告。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工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有轍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爲此圖。請裴旻纏結舞劍。因其陵厲。條一作通幽冥。至於騰太白之光。徵蓐文之耀。雷厲風揮。英精互繞。劍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是賈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書畫。自號絕藝。不可以繩尺約之。况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睥睨於其間哉。三階舊墨。廢毀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搦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其形似也。

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世有圖其說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學士疏出本文爲目。俾試者圖之。明日來上。悉風

脚雨勢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勢若將墜蓋無能得其意者它日有持古圖者作草樹相依層疊遠近披拂
靈靡假爲遊雲飛霧依隨踟躕扶搖上下輕重相映放乎有羽服而遊於其中者神淡而氣臧形解而魄
寂若同乎一氣者也衆叻共歎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乃書其圖上
余因示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爲真人忘形三昧者邪其乘風馮凌與化胚臍能以天地爲一氣者乎其爲
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於御之而行也謂其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相合於無則
以風爲既有者也謂心凝氣釋則以身爲已異者也其爲冷然者將不能載也飄然者將不能及也起北
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以旬有五日期其止邪則其御而乘者將風之來而不知息乎將有欲往者而
待乎與風上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其無間
方且與天地爲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遁而藏矣彼鬼神有不得窺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也風果
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嘗知有風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說曰知木幹委葉不知我乘風乎爲至是入
聖解迷著其有得於正視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當處不見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
時見相元無則莊周豈能議其後哉

書列仙圖後

不戴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圖筆力超詣而意象得之仙官侍童衣諸子冠遠游插花如蝶搖蕩如飛
豈所謂金莖者耶

書七夕圖後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爲穿針縷采。綺樓繡閣。又爲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輶車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摹本地獄變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練本求售。謂廬阜石本。蓋摹搨所得於此。陳珣中玉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購。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素者。曾爲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連成文帷者。豈復有橫一幅練素而爲之者也。余見唐諸人如李嗣真。張彥遠。朱景真。皆知畫者。又嘗敘畫源流而盡入錄中。豈道玄誠爲此矣。而獨遺哉。今觀摹本。是後人自大圖。鑿爲小本者。雖然。此膽力奕奕壯哉。非能概棧一作搨。含元殿。添修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書馬嵬圖

世傳太真妃以爲委馬嵬時。正如愍懷妃事。而神乃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謫侈有數。責其償負。至委死於人。亦其數也。逮陳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蠱毒上心。陰藉禍媒。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李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

什那行朝廷齋場。禮牲幣。求神於冥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女張太真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衛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而鴻所書。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欲傳之。未得其詳。故書隨以略也。今青城山錄。好異者。傳出久矣。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真成仙矣。其爲妖爲孽。產禍召亂者。又仙者固如此邪。神仙事。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余每於異書見之。亦不能廢。或謂好奇之敝也。

書李子西兵車圖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顧後世循用其法。而不得其意。久則并與其法失之。考三代兵車之利。知後世無復有遺制也。紹聖四年。紹造兵車。下其法四方。制作戾古。不施於用。卒以自敝。是未嘗講其制於三代也。明年余來京師。會李子西出兵車圖。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主御者在中。乃知昔之畫者。能深觀其隱。察於制度。此有稽於成器者。蓋不妄作丹墨也。余聞古之爲車者。乘車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蓋一車之任。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車中。故右主持兵抽刀擊刺。亦其所主於車者。傳曰。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曰。乘君之車。不敢虛左。昔韓厥代御居中。謂非元帥。御者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

在中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子惡空其位也。春秋之時。兵車最備。其用於師旅者。不敢廢也。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葢。夫御在左矣。而云射。是持弓者左矣。邲陵之役。晉欒鍼爲右。告子重曰。寡君乏使。鍼御持矛焉。鐵之戰。郵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爲右曰。蒯贖不敢自佚。備持矛焉。豈不右人持矛乎。書曰。左不攻於左。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則御者固在中也。天下不知兵戈之戰久矣。胡騎奔衝。莫有制之。自陳陶之敗。後世不復議車矣。况論其制邪。願君持此圖獻之朝。且求知禮樂者。考古而求其制焉。則御夷虜君。羈糜疊囚。禦戎固壘。將車之一事爾。豈與武剛鹿角等功哉。

書龍袞文馬圖上

禮諸侯交幣。或稱文馬。左氏實書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謂馬之有文采者。藉之將禮爾。今袞作衆馬。無交聘考禮者。殆爲馬之文飾。而取名者與。古之謂文馬者。則異矣。犬戎氏有文馬。毫毛朱鬣。日如黃金。是爲雞斯之乘。然文馬自有種矣。

廣川畫跋卷之二

書孫白畫水圖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島崖谷。煙雲木石。可以縈帶揜連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宏隆派別。故於畫爲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蹙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爲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往時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爲異。蓋水文平漫。隱起若流動。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索者。知壁爲降窪高下。隨勢爲水。以是銜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近世孫白始規意作瀟瀟淩淩。平波細流。停爲激澗。引爲決泄。蓋出前人意。外別爲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回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真水也。嘗言畫慢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真可一笑也。夫慢流之夫。則爲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湧起。反如印板水文。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先觀其原。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侈池中爾。故知汪洋涵畜。以滔沒爲平。引脈分流。以澹淡音淡爲勢。至於聚爲漪瀾。散爲滄澗。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乎。

書攝摩騰取經圖

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以事見。求核理者。可以得之。世俗之患。以世法盛衰而議正法興滅者。常見其不知本也。今夫世法不常盡。願有衰謝陵夷。逮王者出。則及而振之矣。雖更世歷年之久。其法不傳。而名可得考者。以其世數猶可推也。至於正法之敝。乃遠在數千載後。教與法盡。願諸福悉陷淪於世。故乃更一賢。刼降化興教。其入中國者。像法也。後世不知正法之滅。而後每興。則以世法觀者。於是常不知正法所自起。可以歎也。王度謂佛法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說。蓋以摩騰竺法蘭自永平得經。以是爲始入中國。今以經知者。自威音王後。則有刼莊嚴者矣。其下則賢刼。所以興。至於能仁不復。則第四世矣。方漢之時。其以四十二章經至者。蓋釋迦法爾。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刼迦葉佛遺像。自此而上。毗尸。毗舍浮。拘留孫。不應其法。獨不至中夏也。經言大千世界爲一佛土。考之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上。非想天爲一界。千三世界爲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殆此則中夏在南閩浮界中。豈能獨出其分哉。曇無羅織謂正法世五百年。末法世三千年。然則正法滅。像法出。像法滅。末法見。至於末法盡。則佛教法絕矣。故復當一佛界也。昔石季龍造塔於鄴。而澄清遣人臨菑。取舍利得之。謂阿育所造在中國者十八。而臨菑其一也。皆藏釋迦舍利。今考載籍。自漢以上。無梵教。彼於此果得舍利。是其說不可誣也。今之經多譯於後世。其要務在夸大。求取信中國。至於恆星不見。求合於二月十五日。妄也。然則瞿曇之興。未與諸夏相通。其傳於經者。皆釋而通之。願無年繫。可以譜見。蓋不可知其時之在中國。

爲何世也。龍樹求過去諸佛所傳經得於海藏。凡三月不盡。一佛界問之守者。其往往如是。復爲一佛界矣。不知其極也。蓋劫火盡時。惟海藏得存。故千佛已出。不可窮盡。世人或疑其說。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據以信。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之也。漢穿昆明池得劫灰。此不可妄傳。人共傳之。若信於此而不可信於彼者。其可與論常理之外哉。

書月宮圖後

畫月宮圖。李惟玉六世所收。其家者也。首標且爛蠹矣。其間亦有雜作樓觀狀。彷彿見鷗一尾。存鴨一角。半欄半桷。或於缺破處有之。但不相連屬而斷裂。其畫意所主。則不可知也。畫有兔搗藥者。外周爲水房。有大木林。椽枝委垂而下。相扶以立。蓋古所爲扶桑者。此不可謂無所據也。或疑月中有兔形。考於書惟靈憲有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蟾。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皆不可據。余曰。子嘗求於日乎。夫月無光而遡日爲明者。世所知也。未望則載魄于西。以日行而得光於上弦也。既望則中魄于東。以日行而得光於下弦也。至於相望。則光合而圓。可以推矣。夫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不可移也。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其對爲卯。卯爲兔形。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出東。冥嚮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天下知日中爲鳥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而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方其爲雞形時。月未出矣。故不得見其傳光爲雞形時也。月既居西。對卯而爲兔。人望視之。不能詳其形似。猶日鳥也。或曰。段成式謂得仙書。

傳月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影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凡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者也。世不考其理而信俚說。其可與論此哉。

書九主圖後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誤也。夫以法君一作兄高祖。以專爲孝文。以授爲景。以勞爲武。猶有類取也。謂昭爲等。謂宣爲寄。則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禍漢室。其謂破君。理有信者。及謂成爲國。謂哀爲三歲社君。則又不可也。昔伊尹干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說是亦以人主九事要其君爾。後世託之畫圖。謂當時有此制也。此說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事一作可謂漢世諸帝哉。九主非有名號。以治功效者知所後先。人主於此可以取矣。是亦不可廢也。

書陸羽點茶圖後

將作丞周潛出圖示余曰。此蕭翼取蘭亭敍者也。其後書跋衆矣。不考其說。受聲据實。謂審其事也。余因考之。殿居邃嚴。飲茶者僧也。茶具在有。亦有監視而臨者。此豈蕭翼謂哉。觀孔延之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今爲士服。蓋知其妄。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兒供侍不嚮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師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師知茶。出羽見之。此圖是也。故陸羽點茶圖。

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畢文簡公得唐本邢和璞房瑄前教事。和璞神凝示悟。瑄沈思如真有想者。久之則亦若有悟也。璞悟以怡。瑄悟以歎。此其異也。乃培地得永師還師德書以信其說。此畫深觀其隱而能得其趣。決非常工所能知也。崇寧二年。其孫完官于潞子。莆田方宙召畫人李唐摹爲別本。以藏。屬余書其後曰。惟公深達佛慧。得死生說。求入無倪。則長滅起伏不足論也。觀師德爲唐臣。深功隱德。及物多矣。智如梁公。猶不能知。則善藏深矣。豈世得而窺邪。其再出而爲房瑄。以名德功業任宰柄。此何怪哉。若爲正因者。不遇正果。則非理之常也。永禪師入總持三昧。能爲一切無碍。與世脗合。不離圓融。而後其道爲和璞知道之所假。果無有二也。世人信羊叔子探鑲而不信永禪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爲稗說。遽有分邪。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昔曇彥與許玄度同造二塔于會稽。玄度亡後。彥若有待者。果爲蕭管。王荆之岳陽。實三十年來領越。彥曰。許玄度來也。遂握手命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造塔事。殆如今日也。此豈可誣哉。昔人記崔彥武圓澤再生事。皆謂不忘願力。故以願求者可坐而待之。誠得此說者。可以知念力堅固。如精金之不可改。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畫犬戲圖

畫者得之犬戲。而且曰能觀其變矣。有而易之。將不止人立而冠也。故負乘序行。擁戟前列。据案臨軒。指呼趨走。形態百出。若可人事而盡求者。疑當德光陷中原時。畫者故爲此也。然形類意相。各有至到處。又

知游戲於畫而能得其筆墨自然者。此其異也。昔有人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豈以人易知。故畫難。人難知。故畫易邪。狗馬信易察。鬼神信難知。世有論有一無無理者。當知鬼神不異於人。而犬馬之狀。強得形似而不盡其理者。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故遇知理者。則鬼神索於理。若夫畫犬而至於變矣。則有形似而又托於鬼神恠妖者。此可求以常理哉。猶之戲可也。昔韋叔堅狗人立而行于家。曰。狗見人行。效之何傷。解冠榻上。狗戴而走。曰。誤觸冠纓耳。至於上竈起舞。曰。兒婦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何能作怪。而石良劉晉格犬之被甲持兵。弩者數人。邛伯夷與郡一作犬蒲博。蓋畫者知此。因廣其意而爲之。因以著時之禍。以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恥夷虜。彼仕於此者。猶求寵榮一時。可以重歎也。畫之後書曰。晉清泰三年製。余是以知也。

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襪。負笈。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奧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畸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絕。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詣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突一作。則心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綰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綰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爲此哉。不然。綰何以得

知此

書鎖樹諫圖

元符二年冬。余自汝如京師。假道陶丘。會晁堯民守濟陰。留頤堂五日。堯民出陳元達鎖樹諫圖。俾余敘其後。且曰。劉聰起夷狄。盜占區夏。容諫如此。豈不賢哉。觀者不能盡得此意。要以敘見也。曰。聰正嬖於色耳。豈知賢哉。元達亦邀時幸禍者。不知所託。寄身虎狼穴中。櫻須以待其發。豈曰能賢哉。夫士亡所養。不擇仕久矣。彼匈奴遺種。既踐收我土地。夷虜我人民。稅我皇度。紊我王綱。壞章甫於椎髻。裂霓裳於毳服。正爲士者當高逝遠引。惟恐藏之不深。閉之不固。彼將不忍涉其下流。冒其遊塵。恆冠纓汗垢。雖求長河浚源。不能濯而清也。乃委質榮名。枕賊鋒。蹈虜刃。彼謂龍逢比干。其死如是。豈不異哉。患中國之亡。與患夷狄之不能奄有中國。其事不以同耶。一鷄儀殿於當時事。校之與光極朝。羣臣享萬國。昭德溫明。容後宮。孰重哉。已不能權重輕。而度時事矣。又能采其重輕而諫邪。賴劉氏救止而聰不能遠。得免其亡。幾矣。此則螳螂怒臂捍車。而幸馮軾者也。其後闕氏死矣。元達不能強諫。乃自殺以逞。夫誅魯徵蔡母達。與以婢爲后。在夷狄事重於鷄儀矣。飲鴆自殺時。其與鎖樹而諫。勇怯何殊哉。彼方謂元海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意。故欲鞭笞中國。而求盡變夷俗。則昧昧而趨亡者。豈識逆順之理哉。然則恫忿委一作逞。激訐沽名。非知諫者。顧蛛螫於餘勇耳。可以爲今日一笑也。

上王會圖敘錄

秘閣王會圖帳錄總幅二十四。亡者十有二矣。其傳制度猶可概見。蓋王者元日受朝之圖也。薄海率土。際天窮髮。崩角稽顙。解辯回衽。方貢充廷。旅百雜寶。康老奏歌。彫題拊舞。上天子萬壽。則大珙小球。白雉黃犀。奉朔來王。於此圖可以得之。洋洋乎盛德之事焉。遍覆涵容而無所殊也。其得不天之。大曆奉而行之者乎。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於載籍。殆唐貞觀所受貢於四海者也。文物禮容。雖不逮三世。自漢以來。無復此舉之盛矣。今按圖得者。五輅時陳。百燎夜具。樂備肆夏。禮陳百物。鸞旂鳳節。羣毘一作獸獸鐸。飛旒容繆一作綴綴。綴綴央央。則庭具而充矣。其外則青龍旗左。白虎幡右。清游隊前。白澤旗後。朱雀白路玄武一作銅鼓金鉦。簫笳之具。二十四列。橫吹之序。百二十具。班劍儀刀。分行十二。黃麾紫仗。列部十八。五牛旗輿。百獸隊車。旗自辟邪。逮金牛者二十四等。幢自鳳皇。逮豹飾者十有二番。諸衛平巾幘。紫袖襦襜。錦勝地。金隱起。弓箭橫刀。中郎果毅。平巾幘。緋襦襜。錦勝起地。銀梁金隱起。飲飛三衛恐作武弁。緋襦襜。供奉武弁。朱衣隊。甲整鎧弓刀楯五色。庭外之制嚴矣。有司告辦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國之異。各依其方。東首以三韓。百濟。日本。勃海。而扶桑。勿吉。流球。女國。挹婁。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車師。党項。而軒渠。厭達。疊伏羅。丁令。師子。短人。捍國。次之。其南首以交趾。沅谿。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焚。附國。笮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匈奴。鉄勒。韃靼。而大漠。白嚮。室弟。結骨。後次之。夷琛蠻贖。瑰奇怪譎。璀璨錯落。爲一時美觀。嘗考之貞觀十七年。其制如是。顏籀請比周之王會作圖。以敍傳後世。使著事得以攷焉。又爲王會篇上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藏在王府。其副留職方。以時參考。盡得四夷服章物采。名

鬻姓名官爵謚命。此其所傳也。唐自貞觀逮會昌百餘年矣。其風聲土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謬誤可攷。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爲帽。而又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點憂斯本回鶻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賈耽以其說爲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隔昆。其國一也。今阿啜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點憂斯爲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爲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點憂斯自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鉄則異俗。與圖皆不同。蓋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禮。故衣服冠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見。髮朱黑則殊傳。而鉄不石鉄一作兩不應。遂絕。自應圖誤。可以論也。昔嘗求於成周之隆。遠夷外朝。史氏作書爲王會訓。其敍四海之國畢見。故傳於後世。使人企慕。亦恨不得出其時。咏頌成功盛德。然條支白狼九譯而來。豈非中國有聖人。而能使海外之國于呂而知之耶。後求於古者不得其制。乃取周家舊事爲職貢圖。以見漢之奄有萬國。其職貢如是。蕭世誠謂北通玄菟。南漸朱鳶。交河合浦。茲海陰山鳥穴。雞田。職貢有圖。今不可考。以其說求之。則亦夸矣。漢兼內外。豈能遂并雞田。茲海而有之哉。臣等幸以文墨論議見收。俾得畫鉛刻槧。至於論著國制。攷合典則。參論是非。職所當也。然王會不得如周立訓。職貢不得如漢立圖。其於元會受朝四夷之名。在主客者。尙不得如唐之列圖所紀。意者元聖不求遠略。以綏寧中夏邪。將求閉玉門。謝質子。不俾

邊功邪。將求於無德無名而與神合契者。不得形容論之邪。若此則親事法宮者。臣等得乞一作何足以知之。至于攷論職貢會同。以訂證異文。校釋一藝。著成周之訓。則有待矣。謹整此補罅。完其圖像。序見本略。條列上之。崇寧五年七月五日。編校臣某上。

書易元吉猩猩圖

世言猩猩取其血。可以染朱鬪。獵者既得。則朴擊使自道升斗。皆知其數。予每疑此說。嘗得杜祁公謂徧問胡商。元無此事。今人之論。猶謂國志爲然。傳誤襲繆。不必論也。廣志獨言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永昌武平。今在東蜀廣南。盡王封之內也。人易知者。此說不可謂繆。至謂交趾貢能言鳥。反以猩猩供庖膳。尤不足信。俟知者訊之。此圖蓋朴擊斟酌以求升斗之數者也。嘗聞段成式言。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髮極長。可爲人頭髮。宋建武中。高城郡進雌雄二頭。獵者言無膝。睡常倚物。今世盡以此謂猩猩。豈誤以况之邪。

再書猩猩圖後

余既書王子安所收猩猩圖矣。蓋疑其不能言語如人。若問之山海經。言猩猩能知人名。曲禮亦以其能言貴矣。荀子亦謂其能言。咲也。萬畢術謂歸一作婦。終知來。猩猩知往。此說果不足信邪。曰。余信於理而已。不敢謂諸說皆非實也。恐傳者得以相承而誤。不可知也。今人信理。不如古人。而執人之說。則如其親見。此豈可與論理哉。且永昌爲今之雲南。武平卽今之安南。猩猩所出也。嘗有親至其處。而知其異於古之

說者人猶反覆參問終不信也。此蓋信於耳而不信於目。豈可與論理哉。

書孫知微畫涅槃後

孫知微畫涅槃異哉。觀其法像尊重。嚴威雖亡。而若神明常存者。謂大弟子法眷要屬。悲哀苦惱而甚戚。伽葉旁睨若無見者。皆以圖像得之。信後人筆意不能到也。釋志謂涅槃一曰泥洹。或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夫諸佛身得不壞果。論者強立二種義。謂一者眞實。二者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本不遷。但時無知感。故莫得見耳。觀佛身住世四十九年。則權身應世。豈眞生體相哉。自是世法隨物應見。無所生滅。寂然常存者。世固未嘗知也。成涅槃果者。示教於人如此。恐遂諸仙樂者。墜天宮相而不知出邪。

書西昇經後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錄其畫。謂入神解。而此經示相。粉墨湮昧。不能得其神態度。然筆力圓勁。具存規模。可以知也。西昇經昔人謂道家者爲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實之。此果可信邪。晉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始孕。及生。從左脅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臨倪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津。一作律。一作漢元壽元年。秦景憲使大月氏。隋志作秦景使伊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口復豆者。其人也。偃歸。一作桑門伯開疏。簡白間比丘桑門。皆弟子號。釋志又謂佛迦維衛國王子。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既生。姿相超異。三十二

種。天降嘉瑞以應。亦三十二相。而法明道安所錄雖絕一作異。然大槩可謂得一作者。不與西升所說合。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其名二十九。又與秦景憲所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昔寇謙之受祿真經。其謂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而教一作習其書。謂如此矣。然則道家者。其說初亦異也。豈後世傳誤。人竟以其說實之經邪。詩書禮春秋。本出中國。師承相授。久猶混雜。至私定蘭臺漆書。況經本外國而翻譯以傳者。皆其徒爲之。竄入文義。其說至不可合者。亦何增異哉。觀漢人論者。謂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崔浩謂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莊之虛假。附而益之。今攷梵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在晉魏時。其經如此。逮一作君之世。焚滅旣絕。而後人翻譯所得。及屋壁山石之與西域所傳至中國者。故其立教本異。則經之所傳亦不同也。不知西升出在何世。而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世已久。不可遽廢。存而不議可也。

廣川畫跋卷之二

書別本西昇經後

某作西昇經後語。或疑其說。謂諸經所錄。不可疑其事。況唐貞觀已入錄邪。今考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勇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說惟說。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爲不足據也。方隋之世。釋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而三部無兩西昇經。則余爲此說可得而有據也。

書化胡經後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盡異。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據也。西域舊傳。于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辭決。言暫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旣說恆星不見以證。則此尤不可信。而畫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爲也。

書穆宗打毬圖

排牙錯彩。錦茵綉幕。紺紋倒豈。一作蒞玉壁珠簾。下設三丈毘飀房。列丈二師子鉢。乘烏托馬。馳拂菻狗。百

步千跡。啣燭俛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勢若摯鳥。出沒進復。不留轍迹。其盛若此。欲人主之不惑。不可得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閑。閑卽看書。看書卽重文臣。寵文臣則廣納規諫。慮移聖聽。畢減玩好。省息行幸。如此則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媵進鷹馬。常以毬獵聲樂。聞於聖聽。駕幸所至。極奢侈。盡奇技。一處盛於一處。天顏旣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明睿哲。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間。觀此圖。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蔽甚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也。苟有障焉。其高百丈。遠之百丈。一作里則所蔽者不過百尺矣。若於目睫之前。雖寸壤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翳之發。在於睛瞳。則其大纔菽。其薄纔穀。至終身不察白墨。然則愈近愈障。愈親愈蔽。其爲患也可易察邪。且觀書鑒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極。亟發而健除之。則壅遏不留。而堂上無百里之患矣。詹夫打毬之事小者。其花一作誇。絢筦一作競。勝若是。則當謂極奢侈。盡奇技。又可知也。

書醉僧圖

醉僧圖。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爲戲僧圖。又謂顧長康以所見於寺而寓之圖。以誇嗚嚙。今考張舜賓李嗣真朱景真畫錄。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据。劉餗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爲道士。此自爲醉道圖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爲僧。其法戒甚嚴。不應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惠深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姦人。囊橐其間。本非求淨土泥洹也。當太武西伐。蓋吳。長安沙門飲以官酒。發其窟室。命有司按寺誅之。閱其財產。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久近可以

知也。彼授僧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閻令加冠巾，黃注道謂顧凱之醉僧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注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考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餗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士圖，而醉僧圖亦自見於世。嘗考之二說皆非也。然衣服冠櫛尊器，皆是晉隋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爲，自是極致。至於放浪沈湎，遁於真逸，似是竹林逸人，亦嘗求如禮法不能約束，而全於縱蕩者邪。此非真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如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全者，皆知畫糟粕爾，不可謂真知趣者也。

送窮圖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盡藏筆墨內，使人以意測者。遁一作求，得之無窮。恠一作信，非庸工俚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露洩淒，作踰跼態，束芻人立，曳薪舡行，繩引鞞鞞，颯繫絳雙，裹以纒一作縵，薦之醜醜一作。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爲富女作嫫媿象，裁槻爲衣，鏤木爲質，載之艦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考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種種金銀、琉璃、玻璃、真珠、珊瑚、琥珀、瑪瑙、象馬車乘，所至富豐，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所有財寶，一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則持

利刀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餞香。揮援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怨功德。天者。卽當恭敬黑闇。或人懼貧願富。兩不得求。顛沛以出。復有貧人。乃在貧富并求住家。冀得幸彼。獲此。除辛無一日留資。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如屏去。卷圖謝客。愛欲不留。無所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書吳懷龍上

祕閣吳懷龍。定爲神品。考之畫錄。則懷第在能品。而傳古過之一等。崇寧二年。太清樓見懷龍水圖。與世所見龍異甚。豬首驢形。肉鱗畏疊。垂髮下青。其長數尺。角勢彎曲。有歧其上。擎空據虛。搏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此畫有之。宜評畫者不得知也。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并闔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黃居寀花竹。留禁中。餘畫還之。同舍郎王寀。先是摸寫成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淮龍祕閣評定因書

謝赫閣祕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首若見真龍。然不興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此畫。何以論其真邪。雖然。觀物者莫先窮理。理有在者可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畜也。不可測度。非以其威靈震露。憺鬱羣類者。有以聳動觀聽。其如天矯蟠屈。勢疾風雨。猶眩轉晃。曜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霸史韓熙載嘗有持畫求售。爲鄰人所得。翌日鬻於釜中。水勢浪涌。雲蒸沸鬱。有二物若龍。狀穿屋而出。驗之則吳淮所畫龍也。今畫錄目爲吳懷。而前祕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吳懷。相傳

失也。當爲吳淮。蓋畫錄承誤。并與其名改。宜以熙載所記爲證。

書李端愨收唐畫乞巧圖

此圖衆傳爲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朝舊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爲。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爲善本者。筆省意足。面容別出。雖旁邪鄉背。睨顧嚙說。態各有異。而對語離立。招應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爲何人畫。初不考其歲月。第以其先世所喜。因善蓄藏。客或謂爲吳生。爲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謂隴西大門。而累致位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號召使人隨之。雖畜敝帚而見。謂千金。人且信之。况世又未必能知畫而善別之也。其論乃出於此。其與世俗論畫依評錄而強配以名者異也。

書官本乞巧圖

余旣爲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閱祕閣書畫。得丁晉公沒入乞巧圖四幅。書曰王蕩製。蕩有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甚有筆力。而爲人物狀。深得圓成法。與今世之畫者異矣。其遂進而品於張吳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散香粉鋪地及散花空中者。又其上畫天漢白氣光輝。又有五色雲。其下望拜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乃知其畫不妄作。處謂守者咸懷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記也。夫畫工以技藝取售。求說世俗。以期易入。惟恐其異不見要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爲證。不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竄名丹墨者。儒館舊學陋矣。未嘗考知此畫。

有據爲之。方且訾誚詆譏其失。可不爲藹之徒嗚嚙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鶴圖

程氏世收古鶴圖。文簡嘗喜其神俊迅發。謂毛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嘗出示余。因考其說。鶴本名鶻。其類有角鶻。崖鶻。木鶻。土鶻。其色之別。則有駁胸素練。青毛黑背。赤唐白唐。一變爲鶻。再變爲鶻。帶黑帶黃帶白。各以其年得之。然未有淺白其毛。而環端以朱。若桃花開時。或疑爲異鳥也。因質前說。得隋李蒼石門山獲巨鶻。臆腹之毛純白。而桃花色橫理間之。翅以淺白。其周緣以朱色。狀如鳥腦。爪皆本白。末紫脛黃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邪。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紆以鼻沒入秘閣。畫羊皆異獸狀。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疇始令工者就裝軸列畫錄中。司舍方會畀工圖之。旣成。三月有詔取入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衆曰。然。請余書之。

書劉唐允拂林圖

拂林圖。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俾畫其像。留有與王會圖異者。拂林在唐。不至中國。則其事不可考也。今畫圖衣服制如突厥。宮殿柱皆水精。旌旗如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氍巾。設氍毹毼毼。

麴帳之屬。婦人皆衣胡絨紺紋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木難青珠。樂有琵琶箏簫鼓吹。舞垂長袖曳地。其技有領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墜。開口則旛旄亂出。此其爲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考之杜環經行紀。拂林在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一名犂靬。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尙乾餅。善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晉嘗至中國。前史或名拂木林。亦名拂菻。外國圖以爲其人長一丈至丈六尺。此其異也。常聞何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人得之何國圖。而能遂傳至中夏邪。

書常山甫畫像後

常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亦莫得而考也。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司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於神仙甚哉。初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欲。人多暴死。利其快速。不顧後有害也。神農藥錄謂有毒。而扁鵲方書獨謂無毒。仙經以爲可以長生。此疑世人蔽於方家所說。至其暴死。猶以爲服之未至也。李虛中可戒矣。今世之尙尤甚昔時。其可易曉也。考之書傳。石硫黃本出說般。南界火山。山旁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謂石硫黃。今方書皆謂出東海火山。陶貞白謂出箕山。又謂出扶南林邑。如雞子出殼。名崑崙黃。今人所用。不求於古。其色理氣臭。異於說般所出者。而人競食之。不考於書。然則後世以藥死者。宜其尤衆也。說般一本作說缸

勘書圖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名求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此事一作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今人不復見。雖有其錄，可求者亦莫察其真僞。特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圓成，窟隆色理，旁直向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頓發，意態隨出，顧非畫入三昧，不能造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爾。跋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今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爲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考之，洛州其初石季龍分州七郡，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農爲洛州。竇軌爲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當時爲竇軌書也。唐武德改爲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尙用隋號。今考劉仁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與用漢代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一作祀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所假立，雖稱爲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兒童。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在一時爲名手，意釋心放，皞皞如也。真得堯風者邪？老人衆列，依衢道，執土缶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麋貉置缶，而古傳曰：土無缶曰壤。凡言地則以平斷之。豈當有缶而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

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飲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堯嘗至康衢而遇之乎？藝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人得爲之，興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僅少爲戲。畫出一時，不知考於古典。雖然，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責畫工繪師而求不失古制邪。

書沒骨花圖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創造新意，畫花不墨，卷直疊色，漬染。當時號沒骨花，以傾黃居寀父子。余嘗見駙馬都尉王詵所收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自其破萼散葉，蓓蕾露蕊，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盛衰如此。其他見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花也。唐鄭處著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今王晉卿所收獨名沒骨花，然則存中所論，豈因此圖而得之邪。

書滕王蛺蝶圖

李祥家收蛺蝶圖，書王建詩其上。畫本爛熳無完處，粉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真滕王畫也。歐陽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王元嬰爲善於畫。唐史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於書，湛然亦嘗封滕王。善花鳥蜂蝶。貞元四年，嘗任殿監，曾以畫進。其說蜂蝶飛去，亦增異矣。建正當時人，其言官中事亦當時所傳也。湛然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村里來、菜花子等，甚異。今此圖可以區處得之，將亦當時傳。

摹尤得其真者邪。

爲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後

以妙藥王拔出雪山毒草。此自性中一事。何必論於上下趣邪。若以十二因緣能壞故業。便知是更無此報。但初根者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見果受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衆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趣。而不知人天見五相時。猶有大苦。是則見梵天樂者。不知身光有盡。是得手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能拔出煩惱障。超輪迴地。知空中無相。不留鳥跡。不應觀此而滯念。將得內因者。不忘外異哉。且問諸聖說。時立知見。不要須會。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圖

此圖與他本小異。然用筆圓成。得簡要趣。非度遠摹近。校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爲浮查事。今考其意。殆見意矣。夫以電帔雲冠。類道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敍意勤至。更無浮查銀河。此豈嚴莊所知者邪。因書其後曰。桂陽圖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它日謂其弟子曰。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嚮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吾去後三年當還。此圖正記是爾。它日有疑余說者。當以此告之。

書徐熙牡丹圖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間自然。

則曰不能異真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妙移與物有宜。莫知爲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効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徐熙作花。則與常工異矣。其謂可亂本失真者非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氤氳相成。發爲餘運。而花光艷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若生意可也。趙昌畫花。妙於設色。比熙畫更無生理。殆若女工綉屏障者。

廣川畫跋卷之四

舞馬圖

舞馬圖。唐人所作也。其爲馬異於今者衆矣。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蓋所用於舞者。其馬果有異邪。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有聖代昇平樂。千秋萬歲樂等曲。當時歌曰。試聽紫駟歌。白府如何騷。騷舞華陽。上旣幸蜀。馬散人間。田承嗣內之廐下。它日樂作軍中。馬舞檣上。以爲不祥。殺之。然唐之爲戲。尙矣。余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謂肆夏已升。采薺音茨旣薦。始裴回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則馬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爲哉。畫者特以記其所見爾。

別書韋偃畫驢

韋偃戲作驢羣圖。法善寺諸盧惡之。豈以配馬而爲之邪。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故以畫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絕矣。惟以此名世。然遠岸長阪。叢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景象不窮。知偃之能也。觀其草柔氣調。放牧時出。煙雨漲空。縈流細帶。遨嬉以適。奔蹏自逸。齧草者並驅。赴流者爭趨。立者睢盱。臥者于愉。嗅地若無營。笑天若無拘。鳴聲之宏。亦若有聽者而自居。彼藏彥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寬詳。高旨遠暢。以爲歷無定主者。將五百歲而仙邪。豈願帶胄而爲衛。運糧而成功。備法駕於後宮。求厚眷於

耀靈殿中者乎。將自號以山公。強令僕一作雖之有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爵。而樂桐廬之封哉。雖世充之大。建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偃之畫者。當得於此。意然後示之。

杜子美騎驢圖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束禮法。眈眈天地間。盱衡而傲王侯。彼既逃於天絆矣。豈人得而羈絡之者邪。當乘驢歷市。望旗亭。逐麴車。餽糟食醜。欲傾頓委。其子捉轡持之。吾意其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不然。蹲踏權門。無所傾倒。將尋諸孫而食乎。或者借乎東家。方自力而朝天邪。至若掉轡放策。踢鞵解鞅。宜乎偃蹇。扑覆青脊。一作脊目視矇矓。口刼喏吟。垂涎下液。痠澌凍凜。猶且想於跨銀鞍而傍險。將以託死。生於空闊哉。乘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壯時邪。則其淪落於瞿唐之石而不戒。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者邪。吾以自知其然也。

書王仲千收南唐猩猩圖

鄙善長說猩猩形如猿人。而身有黃毛。姿顏端正。善學人語。今考於圖。信猿形矣。而毛色黝黝。則與此說異。然猿亦有色黃黎者。恐猩猩其類亦二色。圖與說各據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清谿。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履獵人置酒山谷。常行路百數爲羣。知人設張取之。乃呼其父祖名而訾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復還試飲。不覺大醉。無一得脫。禽者將烹之。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相遣。此則嶺蜀人用之以爲餌。非有貴於朱鬪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天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察之。姑紀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常樂清淨爲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妙明。自絕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過差別見。則爲世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衆生一切疑誤。立言垂教。爲標目指使。人得津梁。豈廢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見。便以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歸滅由蹤。惟恐留轍迹於世。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迹。故無敵。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衆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嘗寫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玄奘陳氏偃師人。嘗至雲崑方取經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束來。常有雲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畫皆不及之。將不得盡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嘗至天竺。其後惠生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奘所譯也。豈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

書張季鷹還吳江圖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葵岸菰。縈絲帶水。其時舉網出鱸。黑文白鱗。宜騷人行子。去國千里。起江湖浩渺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者。求之於此。則是也。今圖季鷹擢扁舟。下網取魚。酌酒楓林下。蓼雨蘋風。白鷗出沒。有以明防前。以智慮後。以意得其趣者。不待論晉室之故。知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圖

師子尊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遊戲三昧。與一世爲俳諧。而不求道相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者門也。其在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跡。韜光與世。爲街談廝役。將以信其果也。豈知道之所假。不立知見。孰爲籠言細語。妙行穢迹。謂有異見相邪。書傳阿育出時。有僧問爲樽蒲聲。僕知那尊者行處。夜入酒家。果爲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祆神像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熱疾。大懼不良。及夜。禱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庭。又圖像歸事之。屬某書。且使世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異。卽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攝伏四方以衛佛法。當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頌政坊。常有羣胡奉事。聚火祝詛。奇幻變恠。至有出腹決腸。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詛誓。取爲信重。唐祠令有薩寶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贊於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爲顯祠。今君以禱獲應。旣應則祠。旣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唐國順大闢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河南立鐵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祆神廟。每年商胡祈福。夷士女烹宰鼓血食頃。噴水祝之。平復如初。涼州祆主以利刃從額釘之。直至腋下卽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卻至舊祆所。乃爲拔釘。一无所損。段成式曰。俱德建國鳥詩河中難派中有火祆。相傳神本波斯國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祠。內元像。於大屋置立大小爐。舍檐邪西。又東祠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書蔡君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爲臥馬。則有騰驤起躍勢。若不可掩覆也。不知觀者曾求得於此乎。世言伯

樂善相馬。弟子九方臯得其妙解。謂可語真馬。馬之真者。將以有而爲之。其趣僞矣。則其謂牡而黃者。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復謂方臯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曹將軍。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一地矣。長安薛翁相馬。得一種妙明。其取駿馬而入市去來。人不見也。此豈若滅若沒。若亡其一。而見者不及視邪。且謂馬至於此。可復有牝牡驪黃辨哉。則凡立於前而論者。百體具者。果驚駭者也。

書蒲永昇畫水後

畫水欲得平漫。若如擘絮斷綿。便是風卷皺文。又欲迅快。不知放蕩瀉下流。往往翻成沸湯。要之自緩急。不若是也。古人論水。謂下筆多狂文者。不知水脈者也。若無片浪高低。便不成水。是坎水匯瀦而停者爾。今之畫工。能無此患哉。程德孺出蒲永昇畫水。并東坡所評。請證余說。然此公所評。無得而議者。試舉爲活水處。尋其經流迴迥。而求其脈絡相尋而縈系而下者。子有見於此乎。

書李營丘山水圖

謝赫言畫者寫真最難。而顧凱之則以爲都在點睛處。故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爾。世人論畫。都失古人意。不知山水草木。蟲魚鳥獸。都非其真者邪。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謂得其真哉。營丘李成熙士流清放者也。故於畫妙入三昧。至於無蹊轍可求。亦不知下筆處。故能無蓬塊氣。其絕人處。不在得真形。山水木石煙霞風霧間。其天機之動。陽開陰闔。迅發警絕。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氣生於筆。遺於像。夫爲

畫而至相忘畫者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此者也。右二則他本失

閣立本渭橋圖

渭橋圖。漢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印仲恭出其圖。且訝其畫長闊遠近。或不可料。至芙蓉李杏。雖見一時。人馬屋木。全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形似也。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脫去轍迹。豈媿紅配綠。求衆後摹寫。畚界而爲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槃礴。不能偃偻。而逮於庭矣。恐世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也。立本世以畫顯。當在荊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妙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夫畫至於去轍迹者。其難信如此。後人畫未能辨筆畫。而學不知形象。所主見解。又非得若立本極其功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得失者。妄也。但恐世之所論。非真得詣絕而不留者。當是平平者耳。若在四五間者。猶可淺意求之。其過於什一者。果可辨其真偽哉。若謂出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言也。

書阿房宮圖

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宮圖。見謂絕藝。紹聖三年。其子翊官河朔。攜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還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地邪。然結構密緻。善於位置。屋木石甃。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髮遺恨處。信全於技者也。按始皇帝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豐鎬之間。帝

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南山之嶺以爲閣。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三秦記。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天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梵語有之。蓋當周末人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詔謂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未就。於是復作阿房。夫秦以再世事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黜庶宜後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圖雖極工力。終不能備寫其制。至於園遶驪山。架谷陵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掩覆。與史所書異矣。此疑其爲後宮游幸者也。杜牧賦阿房。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曼回。鉤心鬪角。釘頭鱗鱗。瓦縫參差。與此圖相合。彷彿可以見也。豈牧得見圖像而賦之耶。

書李成畫營丘圖

望之舊國邵者。暢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真城社者。悲心更微。彼知失其本心者。能及一作反其未嘗喪者乎。二者其於得失有辨矣。而迷妄相蒙。不知解時。求心之本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今人知重暢然者。失於真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累邪。李咸熙作營丘山水圖。寫像賦景。得其全勝。溪山縈帶。林屋映蔽。煙雲出沒。求其圖者。可以知其處也。余去國十年矣。官繫乎朝。不得歸。每升高東顧。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竇想既悟。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圖。直得鄉路矣。反若不敢識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咸熙畫手似絕。今世共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者。余獨知之。它

日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里。應無斷處。願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而下。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於盡處。畫錄至謂牛與牧童。貼

貼一作點。後同。

睛。圓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

浮景見牛脣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錄所說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矣。眸子貼墨。不過僅如脫殼。彼安能更復作人牛形邪。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它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它畫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竟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爲嵩絕藝。嵩非工人。本土子。仕爲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圖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辭於第。以拜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職饗宴。祖西都門外。親者錯聚。爲一時異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轍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通一作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託於言旨。則妙絕玄奧。浩浩

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世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道假頓頤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己亥。知章已百餘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爲市。人賴以濟。祖貫常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信豈能識之。夫天之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爲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于天而自

畸於人。鄉使世習之理小。每行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每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踰年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百體者。若搏執絆羈不可離者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畫。吾知天下無馬矣。況若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忽難窮哉。觀者不能進智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誠相馬也。放乎技矣。彼以無託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真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也。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遁矣。其得於蘭筋初成。肉翅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異者角相翅力。赭流吻下。血出臍中。霸皆不及也。是真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盡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將逐逐而出。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初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真馬也。若放乎象者。豈復有馬哉。

邊鸞畫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爲人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於得意。世推鸞絕筆于此矣。然花色紅深。若溫露。風光色豔發。披哆一作多而潔一作色。燥不失潤澤凝之。則一作凝結無則字。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日中花者。若威猊倒下。而貓目睛中有豎線。世且信之。此特見段成式說爾。目睛豎線。點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安

委便絕生意。畫者不宜爲此也。鸞名最顯。而於貓睛中不能爲豎線。想餘工決不能然。

雄雞斷尾圖

王子朝有寵。伯益將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說者謂假以自見。實惡其爲人犧者。圖取狀類。謂真有是。或詆其說。乃謂圖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爲說者實矣。余聞麇被逐。則自抉其臍。猩猩被執。則嚼其膚。蚘蚋取膽者。或不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人罔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憚其爲世用者。其慮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雞先患而預圖之。故能免其身累。則得其適郊。而見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犧者。不爲全羽。故雞不自知其全矣。則世不復見雞斷尾者。無恠疑此也。大業中。作羽儀。毛斃盡矣。烏程人入山採捕。鶴巢大木。欲取之。不能上。因操斧伐樹。鶴恐殺其子。乃翬拔其毛放下。得者合用。乃不伐樹。此與漚舞不下者。可以累求也。

吳王斫膾圖

吳地東南一作南北。据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弃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祝上得萬束。下得千斛。乃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於殿庭。其知得魚尙矣。汲水引縉連之。得鱸一作鱸。魚歸一作滿。前。饗人膾之。獻於王。羣臣列官。以次受食。謂吳王斫膾圖。昔介象吳王。其於國也。與王共論。驅魚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歸之。并求釣象起餌。須臾得鱸魚。乃使廚人饌膾。均及從臣。卽此圖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弃餘膾江中。至今吳江有魚如斷膾者。其名爲

膾餘。則吳王斫膾。其傳久矣。

秦王進餅圖

王商作進餅圖。世疑其說。余考之。吳均集。昔義熙中。劉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公曰。今者之食。何者爲先。季曰。仲秋御景。一作錦御離蟬欲靜。燦燦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礪。河東長谷之葱。隴西^{一作}蜚。背之贖。枹罕赤隨之羊。張掖北門之菽。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割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一作悶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餅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興也。興二世竊有關中國號。大秦宜其況之以此。

書胡瓌番馬圖

今縣鬣刷尾。具百體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齧草飲水。相嚙而分隄。本有真性。畫者或不盡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塗駒銅驥。果有異邪。冀北多馬。自昔幽并皆其土。幽并地北數十里。截入胡中。而全燕盡爲虜地。則馬良而健決。其氣然也。今畫者知番馬與中國本異。而不得其說。唯胡瓌可以馬校之。瓌爲番馬。小作馱鞞。大作駟騁。胡瓌此馬。形似不差。其羣類而色別。與逐驚風而捕日腳。皆得盡其性。近世張戡作番馬。蓋以中國之馬。犁鼻裂耳爲之。是戡特見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似於虜者隨其形爾。非真番馬也。

廣川畫跋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佛法以乞食爲身計。以廣施爲利益。以普救人爲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爲功德。然與一切爲緣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警發流俗。況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本暨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汝過去生事修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爲一切種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興隆。施予山積。觀此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邪。

留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修曲。與廳事房序相接。類官府狀。廳之前楹得拱。上置瓜。不書其事。帳目但曰摘瓜圖。余視之。此古留瓜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爲清河守。趙隸送新瓜一雙。瓊受之。置于廳事梁上。人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去。竟以清德列爲尤異。昔人爲此圖者。將疾貪墨。培剝之政。以著世戒者邪。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垂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畫時。不知爲何名取之。當時清德少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傳古龍後

傳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傳古嘗遇真龍。而畫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中。青龍鬪死於徐州。其長纒八尺。尾半之。尾端褊薄。鱗尾如大魚。頰長二丈。其本赤膜曼之。角長二尺。無歧出。腹下光白。鉏鋸。此龍也。嘗見懷畫少類。而傳古畫不甚近也。將龍變化不測。其形體固不一哉。自象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知矣。然論者猶異說。況畫者所爲也。

清夜游西園圖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搨其書至衆。逮今蘭亭真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規循矩。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彥莊所得西園圖。此殆善於摹搨爲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盡。惟卷墨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願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願長康初以曹子建詩營此圖。在梁朝入錄爲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惟素家。至弘請一作靖進入。其後崔潭竊出。張周封得之。又爲王庶人所藏。涯亡。此畫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購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真形圖

祕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唐閣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於外。常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爲搨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女形。火爲童子形。木爲帝王形。土爲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鬢如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爲道人。不

知何据。經說昂形如剃。一作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沸佛。一作佛胸柳如虵。張如瞿曇。軫如人手。房如纓絡。心如大麥。尾如蝸。此畫皆異。惟牛形如牛頭。斗爲人形。虛如鳥。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据邪。立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絕天下。不當詰其所畫是非。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作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戎、從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量邪。阮籍之笑與其哭於途。何意趣之不同也。覽者得之。

書王摩詰山水後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剏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余見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畫寫水。又豈可以輿論山光全在。一作人家雲氣欲生衣者邪。在仙人掌

書李元本華木圖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爲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卷墨設色。摹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蹌其處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萼莖葉。葉以尖圓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爲日精。此爲木芍藥。至於百華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爲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化之先。

凡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胸中者。若華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畫於徐熙。而微覺用意求似者。既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書陳誠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畫者。間爲恠險。以要異名有矣。烏識所謂被五色而遊者邪。周之時。龍去人未久。當有知者。後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得。安知神靈哉。

李祥天馬圖後

始漢得駒渥洼。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西極。今漢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長見。圖畫者得此爲若之圖也。太白謂背爲虎文。頭有綠髮。此果有據邪。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大火一作羅頗犁山。崖穴中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側。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人時。蔡約歲獻馬二匹。然大宛亦自重貴也。隋西域記言。大宛駟馬。烏馬。黃耳。黃馬。黑耳。白與中國馬不異。宋膺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興安中。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膺記不爲無所憑藉。若以此求者。則此圖亦未之考也。

書介葛盧圖

道人牛馘。修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介葛盧來朝。而知魯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章得而有之。謂馘

絕筆于此。可以貴也。夫以祀天用犧。其與犒軍勞師奚重。以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豕羊。其禍孰衆哉。想其悲鳴哀怨。求申於人。不勝衆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音。故人於聽則專。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偉乘蹇馬。而田間馬鳴聲相應。知冒轅中之駒也。李南嘗乘赤馬。逢白馬南去。知白馬鳴者爲黃。爲一作育者。其子在後也。二子皆中國人。其知馬如此。蓋聰聽者察於音聲而得之。豈待介葛盧論偏智哉。

書陳中玉收桃華源圖

燕仲穆平生畫。皆因所未見。架空鑿虛。隨意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便失自然。桃花源作洞穴。寫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惟黃聞道人則世疑之。此蓋李衛公所謂黃尊師也。嘗見顧逋翁求爲新亭監。余要邈中百本。而荆浩畫松。相至數萬本。不近。然寓物寫形。非天機深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書伯時縣雷山圖

伯時於畫。天得也。嘗以筆墨爲遊戲。不立寸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邪。嘗作縣雷山圖。遂盡其山林勝勢。使人見圖。如在其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昔許映妹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之澗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考其地。蓋灣通潛山。而衡岳之舊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圖

曹霸於馬誠進乎伎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謹具百體。此不能進於道者乎。夫寒風相口。史朝相頰。要厲相目。衛忌相鬣。許鄙相睨。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臚肋。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下之良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得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噫。豈非真得馬者邪。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未必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也。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於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真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師子吼。其破鬻扶賸。如天鼓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鬼神。各司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法。又嘗發大誓願。願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存一象。以經考者。知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故不爲衆相。而特以馬纏爲相者也。當元徽間。法獻自西方來。得諸佛說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護持佛牙。與其說偕。東至宋。而求及國獻。卽圖其形。留之。後入莊敬寺。則吳子於畫蓋稽於經矣。非如後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所据邪。

李慎徽秋雨圖

余嘗逮聞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總覽機衡。垂意民隱。弃咎除慝。納之太和。當時號登極治。

觀闔闔陰陽圖。回萬徵與神合契。不謀自成。然左右弼輔。日進苦語。危切上衷。拯敝救失。嘗若一日不勝舉者。此其君臣憂勞。天下饗於逸樂。逮今□功德涵養而不替也。當嘉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憂勤。德一作州守臣李慎徽爲圖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黍稷腐黑。木實脰腔。上掩圖嘆曰。陰陽失理。以至是邪。又語近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拯之。當時相傳杜甫詩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則謂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聖學淹流。稗說瑣語。無不盡者。此宜世有以記。而史官不能傳。甚可惜也。慎徽圖今留祕閣。崇寧三年。黃符摹其本。屬余書其後。因考其言繫之。

武宗元畫天王圖

尙書郎武宗元重修如幻得丹青等持。入法海妙慧。嘗爲持國天王。昔申國公於洛師得之。傳其子崇寧五年。其孫彥輔持以示余。其放墨飾采。更無軌轍可求。此殆不與筆墨爭勝。故能脗合圓融。同於予心。放乎畫矣。故遇物布象。卽此心見。至於威嚴毅烈。而發於慈心怒性者。則若可以形相察之。此豈媿黃配紫。摹象前人。以夸世俗者耶。或曰。天王持國。其有異乎。曰。天有四方。持國主司東方。是頭賴吒。以威神加哀。摧滅魔怨。得大總持。故威寂威寂。其相好如此。頃見吳氏作四天王。妙得法意。其居西方毗婁勒叉。其在南方毗婁博叉。至於北方。是名毗沙門。蓋毗沙以多聞稱。博叉以非好報顯。勒叉以免難成。故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見。不知乎此。而爲畫者妄人也。此可以妄昧自見。惟得於深識者能之。此則他本失錄

書李定方繡佛後

李定方以何夷恬

新學文發新意

得難捉迦

自書

修入波羅末陀

此云真諦

號蘇勿多羅

善子

乃噉毒箭爲食

而於無爭三

昧於是薩槃迦摩

樂欲

求因帝羅願

解脫

作路伽卽他像

世尊

備惟位好

莊嚴

五色絢組作防那

女工繡裁縫

回鄉募刺

旣成歷下李文叔者

沙勝

曰若以勝相者

設蘇樓沙

妙色

吠摩質咀利

此云繡畫

何更於商多

女寢定

室利

鍼鋒之界邪定方以是善願力成諸和會緣業成怖無以解以末茶叉羅

書名

問韓瑟眩羅

士居

曰願作直

林慈氏組文觀相恨無前事余曰皇興繡佛釋迦文軀軀闊三丈以是書者可識也自唐逮今爲此旣衆

矣何遽疑也任道林曰天宮佛塔繡佛幡經此自晉魏已行何爲于今獨不可爲之齊永明四年八月庚

申陳夫人敬因樂林寺比丘釋寶願造繡無量壽佛尊像俾朝臣爲贊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此非其前事

邪李士女爲鄭一造繡阿彌陀佛權德輿曰細針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臺光佛嚙伸定方曰余此乎取

之有成像矣願書其語以謝

淨土寺有後魏繡像軀闊三丈高下六十尺題云文皇帝御畫釋迦像皇興四年八月繡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爲神春冰爲質神鋒太雋逸氣震散蓋玉在璞而流光金藏礦而著美凝脂點漆豈非神仙中人瑤枝瓊樹自是風塵外物此蓋造化之元精合於渾淪而不得藏者且將見有而示人吾何足以名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魯公氣蓋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興道故能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巖下電氣飄飄然若凌雲而直上節磔砢如萬丈松而不可以斤斧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奇處有不可形見者

其游人間方且昂藏如軒上鶴。豈宜跼蹐效轅下駒邪。想見拒祿山叱盧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視一世。豈特以糞土哉。至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節而和適自若。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校勝。此豈燕子所謂神勇者邪。

王波利獻馬圖

祕閣帳有王波利獻馬圖。畫入能品異等。書曰。漢武帝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岳。止定襄巨石上。畫色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蓋妙於見形者也。崇寧四年七月。有詔取入監方會。令工者摹其本以傳。某按王波利本突厥降番。貞觀中給使外班。射獵馳逐以從。其射信絕藝矣。不宜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獻白鷹。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段志玄奪放之。批波利頰。口鼻皆血出。此圖蓋唐人所爲。而曰武帝者誤也。

書冤對圖

此圖本出沿習交暄。求以驗罪實而發覆藏者也。鏡光空出。受形種種。若殺若盜。媯欲欺誣。凡匿飾隱蔽。能使人不窺者。於此得之。昔賈奕鼓刀。趙業負門。當司命過人時。巨鏡經丈。虛縣空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爲光耀。畫者不知。謂眞設鏡者誤也。范宏父曰。使罪惡有記。則無所事察。如鏡光照處。果無遁形。則何用更逮未盡者。下對驗獄邪。曰。常二習相陳。故有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形。則有惡反業鏡。披露宿業。非對驗時。二習不見相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象者哉。則火對者見於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假矣。

若夫寶樹見天人景像。娑羅樹中其殿如鏡。見天人果報。垢鏡地見過見果。此豈有待而見哉。吾知二習不作於此矣。

關仝側作泰山圖爲王晉卿書

以匠石極巧。以賁育極力。或謂不能敗泰山之體。吾將假壽千歲。令之操規矩。舉繩墨。挺干將而求正則。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體也。其不可正者勢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既正之矣。且謂彼何施見巧而至邪。吾嘗背泰山而西之。導靈巖而東鄉。則雖與蹈其背脊。可以坐而察之。關仝於畫。其有見於此。則亦何必舉墨索而游乎。而下求其反而正哉。世人不知天下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邪。乃謂極盛於壽。盡力於巧。反泰山於筆下。是韓之說也。韓非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者以千歲之壽。探鉤椎。視規正。民不能齊。而正泰山。賁育帶干將而齊乃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泰山不能齊。

跋吳道玄地獄變爲晁無咎書

經言地獄三。曰形罪輕。作人形。其重畜形。極苦無形。原半破處世之所傳。雖毒苦加至。然皆經之謂。形罪輕者也。至畜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軀肉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土院壁。其傳錄中如此。又嘗馮之縑素。得傳逮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何人哉。其視而不知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畫地獄變。謂唯子高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國人問者。疑刑具亦必有意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智慧具足者。自能指教遺法。超出四等果位。至於鄙悖庸愎。猶知畏

縮不敢肆其兇虐。其於屠膾魁炙。或得反而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豈道之善貨。於物無棄者邪。或曰。嘗疑是道。每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衆。何哉。曰。世有大醫王操大藥術。作大利濟法。以期世用。其勤力而爭趨者。必呻吟痛苦而不得解也。彼堅力強肢。不陟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可齊哉。彼如王仲宣。陳元龍。猶不知此。養病以待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太晚計也。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驪駱如一作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其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形索影。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覓。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凝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鷲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歌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邪。將神用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遽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於鬼者。未足過異也。

跋李夫人圖爲宗子大年書

李仲庶出漢武帝祭李夫人圖。書曰。唐大中二年七月。清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有妙處。筆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清溪字畫書不載。又載少君事甚備。蓋以香召致精鬼。能使人彷彿見之。其術蓋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齋不死。

之藥。乃之暗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逼也。舂石爲藥。既飲則絕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思夢者。非有魂魄可致也。後之書徐肇事。乃据放而爲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假於物而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從道途來。敍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真見其妻矣。而偕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感。因致物變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圖寫蜀圖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廣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務得收斂衆景。發之圖素。惟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轍迹。然後盡其妙。故前人謂畫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於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邱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或自形象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號能移景物隨畫。故平生畫皆因所見爲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吳生畫驢

范魯公舊藏橫幅畫。首末缺爛。中圖羣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韋偃以此得名。余意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爲。則余不能知也。唐人常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蹋碎其用具。然吳生當優爲之矣。

書舉子圖後

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衆客不諭。祖仁曰。此舊無名。惟呼措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爲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茫茫爲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章蜀甲。注己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患此邪。

書閻士良畫龍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曹不興。馮紹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君所畫奇。鬪恠詭。果何据也。淮南子曰。今畫龍首。不知爲何獸也。君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獸邪。余家以象龍得氏子孫。尚不識形肖。惟畫者所爲。可不自知愧哉。李紳謂目識者寡。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爲此圖者。所謂不隨流俗者也。

廣川畫跋卷之六

書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像想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欽湖、竹里館、茱萸泚、辛夷隴。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原寺是也。

書盧鴻草堂圖

盧浩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逮還山。乃廣其學廬。聚徒肄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榭館等而已。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爲之者也。

書別本草堂圖

此圖本段鄒平公所收。還一作流傳久矣。或者託其遺跡。又爲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搨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者成式也。大義者安節也。隨蘭陵於渚宮者蕭思道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爲之。故可佳也。涿人子謨題。當僖宗丁未年。卽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

月甲申車駕還京師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乙酉卽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二年題者李昇之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書優鉢羅華圖

祕閣有圖畫花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號陀羅華考索帳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祕閣崇寧三年曝書廡下出其圖考名識之蓋花碧而葉六出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傍引巖然上聳攢華內厩駢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華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華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華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爲無據矣圖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微參詩此畫未辨也

書韋偃放驢圖

青脊絳身長頭廣額尾旌搖曳耳大磔磔龐然類有德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衝其智有以隨時艱難定亂有濟師旅之功敝區救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任爲令僕托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宮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一作驪當前驢子後逐其生有封死有弔至其超傑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墅茂林豐草旨水嗅地仰天飲嚙自若應侯長鳴前跳後踢羣嬉而隊躍盡白日以爲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囊之憂者是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書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跡。其經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真乘黃。夫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誇。不知其形狀異也。

再書馬圖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衆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丈二。鬣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據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犁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其分狀取類須異。然耳鼻皆殘毀之。余嘗問虜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儻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爲邪。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焉。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騶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爲之。然則據今之見者。特以爲有辨者如此。

古畫水圖

世不見古人筆墨。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絕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氏。而筆力弱。不能畫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擊蹴卷之勢哉。觀張子恭藏水圖。逮於詣絕者乎。其於洶湧澎湃。蓋蛟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孫知微畫水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汙池潢潦。渟溜涓溜。果可勝而寄心賞邪。孫生爲此圖。甚哉其壯觀者也。初爲平漫橫汎。汪洋渟滯。依山占石。魚龍出沒。至於滂挾大山。前直衝颺。卒風暴雨。橫發水勢。波落而隴起。想其磅礴解衣。雖雷霆之震。無所駭其視聽。放乎天機者也。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題王晉卿待制所藏范寬山水圖

伯樂以御於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知天下無全牛。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蓋天地間無遺物矣。故能筆運而氣攝之。至其天機自運。與物相遇。不知披拂隆施。所以自來。忽乎太行王屋。起於前而連之。若不可掩。計其功當與夸娥爭力。吾嘗夜半求之。石破天驚。元氣淋漓。謂誠一作蒲城之所遇。過而問者。不可求於冀南漢陰矣。

北天王像後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毗沙國王

也。嘗兵鬪不利。三逃于塔側。方免。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違礙。報回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据之。今以雲物爲報者。非吳生所爲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無是邪。

擣衣圖

余見此圖久矣。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無它畫。人物麗甚。不如此鈍滯也。晚得此釋然。吾心忘之。惟見晉國城社而不疑者。故至燕而後樂也。嗚呼。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昔人蓋昧於若形。如此則悲心微矣。可一嘆也。

蘭亭圖

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寂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游咏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圖者。猶有遠想。恨不揖讓其間。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取寓一時所見。或謂此圖荆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覽此亦足少自慰耳。

書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溪中采蓮者。特其甚美。以見爾。世亦得其絕麗傳焉。其濃纖疏散處。可得按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概。豈可異而別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若形者忘焉。若昉之於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更覺神明頗異。此其後世不復加也。

書崔白蟬雀圖

顧凱之論畫以人物爲上。次山。次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舜賓評畫以禽鳥爲下。而蜂螻蟬蟲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爲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爲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崔白爲蟬雀。近時爲絕筆。非居寧牛戩輩可頡頏其間。世以畫評爲据。不知此亦何所主哉。宋孝武賜何戩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世有能名。歎其巧絕。今畫錄雖敍蜂螻蟬蟲。不爲極品。便是不考古人遺跡。況景秀妙絕一世。而舜賓不知考者。豈可與論古今畫邪。

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正帛猶是六朝舊製。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一作滿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爲書曰。此宋文帝基圖也。江右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卽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賂。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仕齊官。至給事中。今局圖謂碁史誤也。

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

此畫善於位置。囊藏萬里。都在阿堵間。非其胸中無町畦。得於隨所遇。而發於不可索其所至也。宗子大

年說余圖之汀沙漁步。蓼岸楓崖。山榭溪壑。望之若有限際。而求其重列複映。殆不可致之。蓋隱磷而不
出也。又復有煙雲上下而晡靄。嵐光出沒而明滅。王所謂山氣日夕佳者也。李廣見伏虎而射。其精誠已
能貫金石矣。故飲羽而洞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遇。則不可復射矣。知神遇者。縣解意想。而求至者是遁
其天而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子其凝心儲思。徐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忘之。此中真有
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書王勤學十畫圖

余評此圖。知是昔人已造境。後世隨繩墨以就其工。然矜持太過。求其似者而善。古之人往矣。故雖卒得
其類。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意在滌滄萬里外。天機開闔。自我而入者。雖置塗立木。幸而有至處。然端行
頤雷。遂得剡直。豈轉遞其後縮縮而求循邪。

書王學士李成畫

王無逸聚畫既多。真偽相乘除。余得盡爲考之。此畫所出也。雖其臨視而別出。自爲一種。然陵突抗立。幾
欲亂真。原隰之平。山谷之險。皆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制形而出。豈不莫邪似哉。此知其所
從來遠也。子盡而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至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書李成畫後

由一藝已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

以爲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巖栖而谷隱。層巒疊嶂。嶽嶽峩嶩。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烟。與一一而下。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烟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其時。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鄉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真畫者邪。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偃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託李咸熙舊本。自出新規勝槩。風乾木老。沙平水靜。煙開霧合。蓋是江干舊游。使人有憂愁窮悴之嘆也。筆跡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取之。往往得於形似外。人以見有索之。恐不可得盡也。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恐不能伯仲間。譬若轉昆侖而陵九阪。不盡一級。雖是未極五山。然既已窮河源也。

書范寬山水圖

觀中立畫。如齊王嗜及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不足者。猶若有跖。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當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賁育逢之。亦失其勇矣。故能攬須彌盡於一芥。氣振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含墨咀毫。受揖入趨者。可執工而隨其後邪。世人不

識真山而求畫者。疊石累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錘者。遇物得之。此其爲真畫者也。潞國文公嘗謂寬於山水爲寫生手。余以是取之。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功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水。冷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其前而不可卻。當此之時。復有畫者邪。公初爲燕王府官。王欲得畫而卒不能致之。知其慎於伎也。余嘗謂公以名德蓋世。後人不得盡之。徒以畫名天下。至於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又一作同爲一嘆也。

書伯時藏周昉畫

龍眠居士知自嬉于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艷態。明眸善睐。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慙得於阿堵中耶。嘗持以問曰。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尙。嘗見諸說。太真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肥勝於骨。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尙以豐肥爲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

龍衰百馬圖

百馬競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毛以色異。形以用異。大小勢異。動靜主其百體。已不能得馬矣。況踞嚙奔趨。進退起伏。蹙浪播灑。鵠厲人搏。斲山決壑。耳搖腹捎。仰乳俛齧。昂首張齧。鬪目怒鬣。木

搔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筆而隨其後也。蓋一形所寓使形者已異則安得一以盡耶。且物有同狀而異形者可別也。而爲異形者雖可謂之二實狀變而實別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知實無有異可以論一馬矣。如狀變而隨以別者則雖號物而讀之其極有不得一作盡。昔堅白之說以白馬非馬已非色矣。況形色名聲以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惑於名實之辨者正謂此也。

書御畫瑤池馬圖後

黃之池其馬歎沙黃之澤其馬噴玉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具存太蒙之遺種不在探前跌後蹏間三尋此殆得於歷昆侖宴瑤池之上時邪。非摹擬展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隨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跋。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額豐鼻。跌目陷臉。非謂引墨濃厚。面目自具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額頤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皆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爲塑。目爲塑工。易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爲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跡圓。

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能知此求之。故并以設彩者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落落。有宏大放縱之態。又其難者也。

五川精舍藏有廣川書跋而無畫。嘉靖丙子過廣陵。在葛東之家借得之。八月朔錄成。俟校正後重謄善本。後四日。玉川居士燈下記。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書目曰。董道撰。今所錄之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字甚夥。如於作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陽節日寫起。至丙午日輟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又九。岾至正乙巳十一月廿三日。書于泗北村居映雪齋。

萬歷甲寅端午日。假得瞿氏惜菴藏本校讎一過。亦十得其三四矣。此本比之他本差勝。謹識。

胤伽書

